

文藝與社會

刊叢名未

會社興文

著晦楊

1

★

行印社版出興中

目

木刻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	三
流亡，流亡曲和我的故鄉	一三
莎士比亞的「雅典人台獨」	三七
我爲什麼要譯「雅典人台獨」	六九
曹禺論	八一
當局者「清」	一五七
關於乞丐	一六一
路	一六七
沙汀創作的起點和方向	一七三
怎樣閱讀文學名著	一九五

高爾基的「母親」	二〇三
左拉的「萌芽」	二一五
鬥爭——工具與法則	二二七
文藝漫談	二三三
笛福和他的「魯濱孫飄流記」	二三九
京派和海派	二五五
論戰與團結	二六九
羅曼羅蘭的道路	二七五
論文藝運動與社會運動	二八九
要徹底地知道這個社會	三三五

木刻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

——美術節在曲江木刻分會成立會講詞

我因為路途比較遠些，受了交通工具的限制，跟幾位朋友趕到韶關來的時候，已經很遲，以為一定來不及了，沒有想到，却還能參加這濟濟一堂的盛會，假使說：「不勝榮幸之至」那一類的話，有點落套，而且過於客氣，那麼說是「不勝興奮之至」，却是我現在的真實情感。

對於木刻，一點不客氣地講，我完全是外行的，不過，對於木刻運動，在極短的時間裏，有這樣驚人的成績，在極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木刻工作者努力掙扎的結果，能使木刻運動普遍地展開，就像曲江這樣一個戰時的都市，都有這樣多的木刻家，以至於今天有木刻分會的成立，不但感到無限的興奮，而且跟文化運動的其他

部門對比起來也不勝感慨。

我常常覺得：我國現在的學習木刻，跟學習世界語，很有許多相像的地方。假使學習的人對於他所學習的對象沒有極清楚的認識，沒有認清它的偉大的使命，同時沒有十二分的熱誠來打破種種的困難，來跟種種的限制，壓迫，以至於漠視相鬥爭，那麼，不是根本就不會作這方面的嘗試，或者就是弄得像一般攻擊短篇小說時所說的話那樣：剛一開頭就收了尾。

丟開世界語不講，現在拿一個外行人，來估計一下木刻的學習罷，我認為這實在是一種艱苦的工作。木頭現在也許不難，然而全套的木刻刀在中國恐怕就沒有幾處能以買得到。學習的時候，把原版擦光的工作已經非常瑣細，要有極大耐心，刻成以後，還要自己能印，要印得墨色勻潤也不容易，至於要具備繪畫的根柢：一方面要在刀法上用功，一方面更要在素描上培植的情形，那是誰都知道了。每一位木刻工作者，是非把他全部的時間與精神都集注在這上面不可的；然而，辛辛苦苦刻成的作品呢，在曲江的「市價」是發表一幅致酬兩元！大概用功最勤，出產最多

的，恐怕每月平均起來也不過十幅八幅的罷，除掉原版紙張油墨等的成本以外，在物價沒有高漲的時期，要是仰仗木刻來吃飯的話，也不容易吃得很飽的，現在，那就只好挨餓了。

不過，也正因為這種原故，才使木刻界保持住它的純潔，只是一些爲的要完成木刻所擔負的使命的熱血青年在那裏埋頭苦幹，沒有，也不容易有混水摸魚以及種種樣式的混混，夾雜在裏邊。也正因為這樣，自然就鞭策得木刻工作者不能不努力，不得不掙扎，在他們的工作上，多使出一分力量，多貫注一滴心血，才多跟他們的目標接近一些，才多擔得起一點他們的使命。要是不然的話，他們所爲的是甚麼呢？這裏邊不是絲毫無利可圖的嗎？這就跟爲了國家社會的改造而流血的革命志士那樣，跟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跟敵人拚命的戰士那樣同是一種犧牲的偉大精神在支配着，這也就跟男女政工人員，並無階級，每月只領二十元生活費，而做一套制服反要二十元以上，却不避艱險，不辭勞怨的情形，同樣是可歌可泣，令人欽敬，值得同情的工作態度。這也就使人不難明白：爲甚麼在這樣艱難的困苦條件下，木

刻運動竟會有這樣驚人成績的所以然了。

木刻版畫在中國的歷史本來是很久的，而且曾經有過很可觀的產品，但是，到近年來，這個流却中斷了，雖然在都市，在鄉間，都有着木刻的版畫，在供迷信用，在作裝飾品地存在着，却跟現在的所謂木刻運動，不發生關係。這正像到處都流行着民間歌謠與小調等，却與前些年的所謂音樂運動不發生關係一樣。（近幾年來，尤其自從抗戰以後，救亡歌曲盛行採用各地方流行曲調的情形，是不是在木刻界也會發生，這是另外的問題，姑且可以不談。不過，像「抗戰精神」那樣作品的產生，我想在新的木刻運動根基確立以後，能與過去中國的木刻畫合流，成功一種新的作風或者說是新的木刻的民族形式的形成，並不是甚麼很遼遠的事情罷。）至於說到我們現在的木刻運動，只不過十年的歷史。因為歷史淺，所以根基也不深，同時，也不很牢，這是當然的；因為歷史淺，一切都沒有傳統的依據，沒有師法的承受，這也是事實。這試就中國木刻界的情形一看，是不必諱言的。一位青年，想學木刻的時候，他所依據的是甚麼？一腔青年的熱血而已！一種青年的熱情而已，沒

有先生的指教，只有同輩朋友的互相砥礪；沒有多少木刻的成品可供觀摩，只能就有限的幾種翻印板畫集聊作參考，沒有理論的書籍，可以指示方向，領導前途，差不多就全憑着一種戰鬥精神，向前邁進。這自然也就難免有時很幼稚，或者對於主題把握不住，或者技術方面顯然犯有錯誤。然而，這反倒是木刻界足以自豪的地方，這不但妨礙不了木刻運動的發展，反過來，却更使木刻工作者感到一種輕鬆，充滿一種新起者的朝氣。要知道無論在藝術的那種部門裏，連文藝包括在內地說，幼稚一點並不算是多大的壞處，最怕的是已經受了不良的影響，有了一種氣味，而又牢不可破地成見在胸，弄得夾夾雜雜，糾纏不清。就是行動上的所謂幼稚病，只要不走上邪路，在工作裏邊都會逐漸克制過來。像木刻界的情形，在工作者自己，雖然因為對於工作成績的不能滿意，有時感到苦悶，有時也不免要感到一種好像黑暗中摸索那樣地茫茫然，然而在工作的熱情下，在堅定的信心下，隨着時代的前進，應着社會的要求，那里還會有多少不能補救的缺陷，不能解決的難題呢？要知道，歷史所帶給你的不止於遺產的接受，也會有債務要你來償還，而且要有許多的

是非，口舌，訴訟，以及人對人的關係，事對事的糾纏等等也都要你來處理的；歷史給你遺留的並不限于光榮的傳統，並且也有污點，也有罪惡。所以，接受歷史的遺產，自然很快意；然而，對於歷史的負擔却是並不輕鬆。有一位文學家，說過他不要讀別人的什麼名著，却要自己創作出名著來給別人讀這樣近於狂妄的話；然而，在一個沒有一所他的父母給他遺留下來的房屋可住的人，却由他自己的辛苦與勞力的所得，當真建築出一所房屋自己來住，并且遺留給他的子孫的，這就不能算是一種狂妄的舉動。「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我們的木刻界不是已經由一些先進的工作者們，雖然極其艱苦却也極其光榮地爲木刻鋪平一段道路，奠下一塊基石了嗎？木刻工作者的隊伍雖然並不龐大，陣容却是整齊的；前進的方向是確定的，全部的力量都用在開闢道路，對付應該對付的種種困難上面，既不鬧家務起內鬨，有人要向左，有人要向右，有人要向前，有人要往回走，或者坐在那裏不肯動的那樣擾擾攘攘，也不至於你罵他反動落伍，他罵你反動過激，你罵他是學院派，他罵你是野狐禪，你想法陷害他一下，他設法打擊你一下的那樣醜態百出，所

以，並不分散。在木刻工作者的隊伍裏，所看見的是爭着前進，誰也不甘落後的那樣一團朝氣，是彼此幫忙，互相砥礪的那種團結精神。拿這來跟藝術界的其他部門一對照起來，該有多麼富於教訓意味的呢！

在一位木刻工作者看來，似呼是不可解的罷！然而這却是一個事實的：也不過幾個月以前，在某處就有一位同學告訴我說，他們新來的一位圖畫音樂教師，在教室內大罵所謂藝術大衆化的理論，他的意思是說，藝術家是要建築他的象牙塔，而且要住在裏邊的，大衆就談不到藝術，所以，也就沒有甚麼叫作大衆藝術的東西；藝術是貴族的，少數人的東西，所以懂得的人越少，也就越是好的藝術品，等到只有作者自己懂得的時候，那件藝術品才算到了最高的境界。諸位不要笑，這的確是一件事實，並不是我杜撰出來當作笑話講的。而且，在其他部門裏比這更可笑的議論，甚至於，假使你的氣量狹隘的話，會氣得你肚皮疼的現象，還多得很呢。在人類社會裏，有許多一個年青人就不相信而且覺得不可解的事實存在，這有時候叫你覺得人類是一個愚蠢的，而且愚蠢得可惡的壞東西，但是，在當時，在當事人，却

往往自認爲很有道理，無論是多麼糊塗的議論，他都會自以爲他就代表真理、或者說他本身就是真理；無論是多麼愚蠢的舉動，他都會自以爲他就代表正義，他本身就是正義的；至於那些爲了幾元錢就出賣了自己，嘴裏講的是冠冕堂皇，心裏想的却是男盜女娼的，那就更不必論了。有些多麼簡單的道理，他偏偏不那樣想，有些只是一舉手一投足就可以解決了的事情，他却偏偏不那樣做。然而，社會的所以爲社會，人類的所以爲人類，就免不了有種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現象存在的罷？而且，要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裏邊，雖然不免於拖泥帶水，雖然不免於跌跤栽倒，雖然會使你感到厭惡，感到精神與時間的消耗過於冤枉，却還能找出一條道路，或者說是殺出一條道路來，這會更增加你生活的意義，會更激勵你的戰鬥精神，鍛鍊你的作戰本領。這，雖然迂迴了你的道路，却有許多附帶的成就。所怕的是，在錯綜複雜的矛盾裏邊，攪得漆黑一團，弄得人都不知東西南北了，更分不出是非與黑白來，固執地認爲反動是他的當然，開倒車是他的本分，象牙之塔築不成，就是狗牙之塔也要鑽進去，樂不思蜀，藝術本來應該是人類的呼聲的，他却用來學狗叫，那

就不但糟糕，而且成爲人間最傷心慘目的一幅地獄景象了！好在這種太平時代的黑天暗地隨着敵人的砲火已經照射進半天的光明，照清了人們的面目，也照清了人們前面的道途，除掉民族敗類，奔走港滬之間。來往於新舊二都者以外，在藝術的各部門裏，雖然還有論爭，雖然還有參差，雖然還有快步慢步的不同，雖然還有直線與迂迴的差別，大致總算是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大致總算是有了一個一致的趨向；何況再有木刻界一個好的榜樣，這樣一種分明的對照，我認爲這個影響是無限大的呢。

然而，木刻界是不是永遠會保持這種工作的態度，會永遠這樣純正，不像藝術其他部門過去那樣複雜，紛擾，甚或烏烟瘴氣的呢？以現在的情形來說，本善始必有善終之義，就是到將來或者也許不至於弄得腐化，反動開倒車起來。不過發展下去，恐怕在藝術其他部門裏鬧得最兇的，像爲藝術的藝術和爲人生的藝術的問題也難免要發生的罷！假使再過幾年，或者說是等到我們的抗戰勝利以後，新起的木刻工作者一定會更多起來，所謂粗製濫刻很幼稚的作品也不免會多起來，也許那時的

青年木刻家承襲現在木刻的傳統而走上極端，甚至主張要專重內容專講思想，而內容與思想也流於公式主義去都難說；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的木刻工作者，到那時候已經飽嚙風霜，因為苦戰多年的結果，在戰鬥的實生活裏不但思想和內容是深入的，就是技術方面也老練，成熟了，因為熱切地希望，於是出來熱切地指責青年輩的粗淺幼稚、教訓這些後起的青年工作者要他們從基本上學習素描、講求線條，指示他們技術不成熟的作品，就算是有好的思想內容，也等於不是作品。假使再有在藝術上已經有了成績，在社會上也很有地位的前輩木刻家，他們跟青年木刻家的尊重內容與思想的情形相反對，却走上另一方向的極端，專重形式與技巧起來那也並不會一定不會發生的現象。一位熱情奔放，內容充實的作家，過了些年，却瑣瑣碎碎，咬文嚼字起來的，在文藝界裏就有很多。

這當然只是我的一種推想，雖然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却也並不是就一定會照樣實現的推想。在一種運動的發展裏面，無論如何，也不能抹殺在這種運動中間活躍的的人的力量。謹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諸位努力，並預祝諸位成功！

流亡：「流亡曲」與我的故鄉

我的第一個女兒春城，就是「九一八」那年的十一月初，生的。那時候我正住在北平，過着「彷彿」很安樂的日子，却已經有五六年完全不會回到東北，我的家鄉去過了。一旦瀋陽事變的消息傳來，這實在是過於痛心的了，往往就痛苦得眼前一陣昏黑。一個孩子，誕生在這樣嚴重的國難期間，當然是不幸得很的，杜甫詩不是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樣沉痛的句子嗎，因為是個女孩子，也就這樣婉轉一些，取名春城罷。當時想，假使是個男孩子，一定乾脆叫作「難兒」了。

這個孩子的本身呢，也的確夠不幸了，簡直是多災多難：生下不過一週歲多，山海關的砲聲又響了，我們那種「彷彿」安樂的生活都動搖起來，眼見就要「彷彿」不成，接着不久，她的母親病倒了，是一時不會好起來那樣的病；再不久，孩子

自己也病了，成天跑醫院，找醫生，再不久，我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變動，離開了北平；最後，隨着「七七」的炮火，她不能不隨同她的老弱的祖母，久病纏綿的母親，和一個比她小約三歲半的妹妹，都在她的叔叔照料下，在那年的冬初，正是敵人在金山衛上岸的前後，逃出了北平，逃到了上海，經過無數的轉折與困苦到了金華。然而，這並不是收尾，而只是她們流亡的中途，以後又由金華到南昌；由南昌到長沙。二十七年八月間，我從贛州出來趕到長沙的時候，他們正住在岳麓山的附近，在輾轉流亡中間，孩子們都長大了，春城已經會唱很多的救亡歌曲：就是她的妹妹小縣縣也都能隨着唱成調了，雖然是有許多字，她都要給改變了聲母才能唱出來。

在那樣寂寞的客居裏，又正在準備着要去湘西，要是桂林或是貴陽，不能決定，也就是說，正在準備重上流亡的道路，每當夕陽西下，房間裏逐漸黑暗下來的時候，兩個孩子的歌聲一定要響起來的。最熟而又最常唱起的自然是「流亡曲」了。「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那年那月再回到我那可愛的故

鄉……」這完全是她們這幾年生活的寫照，所差的只是我的家是在東北的遼河平原上，不是在「松花江上」，而且他們流亡的起點不是東北而是北平罷了。兩個孩子在那樣寂寞而且有點陰慘的生活裏，恐怕是想用她們的歌聲來驅散她們的小靈魂裏的寂寞之感罷，然而，不但她們的歌聲越唱越顫抖起來，而且沒有一次是不把家裏幾個孤凄寂寞的大人給唱的眼裏濕灑灑的呢！她們的祖母是個飽經憂患，而性情沉默的那樣老年人，每當孩子們唱這歌的時候，她總是都抽抽着在家鄉所用的旱烟管，一聲不響地望着屋中或是望着天空她的心恐怕早隨着她的孫女們的歌聲回到她的故鄉去了罷！

就在「九一八」七週年前半個月的光景，她們孤凄地坐上了西南公路的汽車，流亡到了貴陽，當時那裏的生活程度太高，不能久住，於是又流亡到了昆明。已經兩年了呢，她們孤凄地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個小縣城裏，我也整整兩年，沒有再看見她們了呢！這幾天每天夜裏，都是那樣地月白風清，恐怕她們正在那離開她們的家鄉不知究竟有多少里數，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西南的地方，唱着那「九一八，九一